

与时间的赛跑永无止境

杨雪梅

铜车马、莲花方鹤、韩休墓壁画、《五牛图》……这些与我们擦肩而过便难以忘怀、代表一个时代的文化珍宝，哪一个背后没有独特的修复故事？经过一代代修复师的接续传承、全力以赴、匠心神工之后，一段段精彩的历史、一页页千年的画卷、一个个生动的场景，才从历史深处浮现，将断裂的叙事拼缀得环环相扣。

在陕西秦始皇帝陵博物院，修复团队以“十年磨一剑”的匠心，将兵马俑残片逐一比对、定位、粘结，让沉睡千年的“帝国卫士”重焕威严。我曾采访考古学家王亚蓉，听她讲述妙手复织中国锦绣的繁冗细节。我曾观察故宫的画医，看他们如何将画心背后露出的成百上千的补条揭一半拼一半。在景德镇的御窑博物馆，我们眼见着，那些明清时因为小小的瑕疵便被打碎掩埋的成吨瓷片，被修复成精品……没有人比修复师更有机会与古人对话了。他们从未被那些“伤痕累累”的文物难倒——无论是被烧成炭化状的简牍，还是变形、缺损的青铜器。在他们眼里，每一处残缺就是一个待解的谜，每一次凝视都是解读前人留给今天的书信，是进入某段历史的钥匙……

多么幸运，我们不仅拥有顶尖的大国工匠，还有越来越宽阔的塔基。全国文物行业职业技能大赛是各路高手切磋技艺的平台，更是检

在平均年龄近50岁的泥瓦作文物修复师项目参赛者中，24岁的伊文龙格外惹眼。

脸上虽透着稚嫩，手上动作却行云流水，熟练度不输老师傅。再看他作品，嘿！墙体“站”得笔直，墙面光滑细腻，砖缝齐齐整整，花瓣状的异型砖边缘，舒展出圆润优美的弧线……

路过的监考人员、志愿者、观摩者们，都忍不住多看两眼。

“我出生在工匠世家，打小就开始玩泥瓦了，18岁就正式入了行。”提起自己的手艺，伊文龙颇有几分自豪。

从记事开始，伊文龙就经常跟着长辈们体验，对泥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。看多了，那些工序、技巧慢慢入了心，他就试着上手，学得有模有样。

印象最深的是那年，北京潭柘寺的一座四合院正在修缮，看到工人砌墙，好奇的伊文龙忍不住动手模仿。活干得不赖，老师傅啧啧称赞，下一句却“警告”他：“小小年纪，可别接触这个，遭罪！”

这样的话，伊文龙从小到大听过无数次。

谁都知道，泥瓦工是个苦差事。在各项文物修复技艺里，属泥瓦作的“脏活儿”“累活儿”最多。伊文龙深有体会。

工地常常尘土飞扬，走一圈就沾满身的灰。有时工地在野外，只能住帐篷，大风常常掀掉了帐篷顶，赶上大雨，帐篷里可能会积水，甚至把鞋子冲跑。最难受的是夏日三伏，上屋顶弄瓦，屋顶温度能达到50摄氏度，穿着鞋都覺得烫脚。

上大学时，每逢暑假，伊文龙都会去工地“练手”，而且总会拉上关系好的同学一起干，希望他们也能对泥瓦作产生兴趣。可惜的是，小伙伴们都没能坚持下去。唯有伊文龙不以

阅行业人才梯队、促进“青出于蓝而胜于蓝”的广阔舞台。数据显示，293名参赛选手平均年龄40.5岁，最年轻的参赛者仅19岁，本科以上学历占比高达53.58%，生动演绎了“行行皆可出彩”、技能亦可报国。

中国古代工匠秉承“天时、地气、材美、工巧”的和谐造物思想，制作出一件件独具东方特质的器物，只有本着敬畏的心，才能让每个修复痕迹，都成为叠加的文明代码。如果说过去修复器物，主要看能否做到修旧如旧，那么现在的文物保护修复，则更看重基于文物价值的整体性保护。

可以看到，现代科技的全面介入，加快了文物保护工艺技术的扬弃创新的进程。文物保护修复，正由经验走向科学。在传统的修复基础上，越来越多的修复可以通过计算机来模拟校形，但不可否认的是，在一些极重要的文物修复环节，还是要靠有经验的修复师来完成。古法用得好，最能出彩。同样，“择一事终一生”、精益求精追求卓越的工匠精神，又何尝不是快速发展的社会中最令人敬重的品行？

文物修复师与时间的赛跑永无止境，而文明的星火也将照亮岁月的长河。

真喜欢，就不觉得苦。

“我父亲很看重手艺的传承。我听过不少老师傅说，以后不会让自己的孩子干这行。但我父亲从来没有说过这种话，他只是说，要干就得干好！”

修缮过老北京四合院，营建过广东影视城仿古建筑，也修缮过长城和十三陵……入行几年，伊文龙在实践中快速成长，一路走到全国文物行业职业技能大赛这样的最高平台，成为泥瓦作修复师项目最年轻的选手，也是唯一一名00后。

为了这场“大考”，他铆足了劲。泥瓦作的比赛不让带电动工具，这是考验，也是提醒选手：在工具创新之后，也不能丢掉老手艺。伊文龙不仅勤加练习，还仿照木作的锯子，自制了一把“砖锯”。在北京参加初赛时，裁判长李永旺发现了这一利器，赞不绝口，还专门向国家级官式古建筑技艺传承人、故宫博物院古建修缮中心主任李永革举荐，准备大力推广。

也是这段插曲，成就了李永旺和伊文龙的师徒之缘。

“决赛，我给自己‘加戏’了。”伊文龙笑着说。比赛要求选手们建造一段墀头墙，“比赛给了16个小时，时间很紧张。”为了取得好成绩，他还主动增加难度，把活儿干得更细。靠着这股子劲儿，年纪轻轻的他摘得了该项目的全国冠军。

这些年经历过那么多工地，伊文龙发现，像自己一样的年轻人很少。“200多人的工地，30多岁的都少见，基本都得四五十岁了。”怎么才能更好地传承技艺？除了尽量改善工作条件、提高待遇，还有就是提高手艺人的社会地位，激发荣誉感。因此，能够站在国家级比赛的现场展现风采，他感觉自己“责任重大”。

他期待着，看到越来越年轻的同路人。

“土中找土”，别样浪漫

闻白

判断是什么样的文化层。”李蕾说。比赛现场，选手们大部分时间都在记录整理资料。“我们平时就需要填写各种表格，记录采集的遗物，尤其是要写工作日记。在正式的考古勘探完成后，我们通常需要提交完整的勘探报告。比赛相当于要提交一份小型的勘探报告。”李蕾说。

勘探、记录、辨别、测量和绘图等，李蕾在短时间内都独立完成。在探方的发掘阶段，由于需要搬运土壤，工作量较大，大赛为每位选手配备了两名民工师傅。“与他们的沟通和配合尤为重要。我会主动进行示范，确保他们完全理解任务要求后再开始工作。”李蕾说。

在探方中，选手们首先要把表面处理干净，判断上一层地层是否已经发掘完毕，同时结合下一层的平面，判断发掘的进度和位置。遗迹会通过土质和土色的不同表现出来，需要选手仔细辨别。虽然大家技能上差别不大，但在细节处理上还是能看出经验



技以载道 以心守护

或勘探或发掘，或雕凿或修补，经由他们的劳动，文物得以“祛病延年”、光彩焕新，文化遗产得以重见天日——这样一群人，就是文物修复师。

近日，第二届全国文物行业职业技能大赛举行。作为文物行业规格最高、项目最多、影响最广的职业技能赛事，比拼的是绝活儿，传承的是技艺，守护的是匠心。本版走近这群“文物良医”，讲述他们的故事。

——编者

专家杨晓邬，正式开启文物修复生涯。2013年，四川芦山发生7.0级地震，他冒着余震协助抢救清点雅安馆藏文物，避免了文物的二次损毁。2020年，三星堆祭祀坑考古发掘重启，一件件器物的残片、一根根早已糟朽的象牙被小心翼翼提取出土后，都急需尽快得到有效保护。任俊锋深度参与探索并应用“高分子绷带固形保护兜底翻转技术”，为近700段象牙的成功提取作出关键贡献。

今年5月，四川省文物行业职业技能大赛举行，为期4天的比赛中，任俊锋展示出扎实的应变能力与高超的技艺精度，以金属文物修复师项目第一名的成绩进入全国总决赛。

“这个大型移动式户外推车和大工具箱都是我修复文物的‘宝贝’。虽然是比赛，但比名次更重要的是让每件经手的文物获得应有的尊重。”比赛中，任俊锋在15个小时里完成了汉代青铜器的修复方案制定、实际修复及档案记录，凭借自己多年打磨出的精湛技艺一举夺魁。

“这是一份沉甸甸的荣誉，也是对我15年从业生涯的肯定。”任俊锋说，自己依然是一名学徒，要一如既往保持初心，不断积累经验、增强动手能力，还要学习新知识。“多懂一点总不是坏事，遇到问题，解决的方法就越多。”

文物修复师的技艺是老一辈倾囊相授传承下来的。近年来，国家对文物保护人才的培养越来越重视，也使得这份职业得到了更多尊重，任俊锋也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能加入这个领域。“唯有热爱可抵岁月漫长，唯有坚持方能抵达远方。”任俊锋说。

唯有坚持 方能抵达远方

宋豪新

来自现场的声音

全国文物行业职业技能大赛的比赛项目为何这样设置？文物选择上有哪些考量？比赛折射出文物行业的哪些变化？将对行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？本版精选现场专家和裁判长的解答，为读者解惑。

为何选用真文物

孙智彬（四川省考古学会秘书长）

本次比赛，金属、陶瓷、纸张书画修复使用的都是真文物。为什么使用真文物？因为不同时代文物的形制、结构、制作方法、原材料是不一样的。如果使用替代品，可能会对参赛选手产生误导，造成误判，影响他们的修复思路。当然，文物的选择也经过了充分考虑，提前准备，包括难度的一致性、所需要的修复时间等。

考古勘探，我们选择的也是真实遗址。大家注意到，遗址没有大棚，选手们冒着酷暑，挥汗如雨。其实，这就是考古勘探工作的日常。我们99%的遗址工地是没有大棚的。考古勘探工做的是最辛苦的工作，他们长期在野外的第一线，风餐露宿、风吹日晒是日常。可以说，比赛是对体力、毅力和技术能力的综合考验。

近年来，文物行业对年轻人的吸引力越来越大。这是件好事。但是我要给他们“泼一盆冷水”——考古探掘和文物修复要经过长期的努力，才能够达到一定的高度。从业者必须有足够的热爱，才能持之以恒。

如今，我们国家每年都有大量考古发掘项目在进行，有大量的出土文物需要修复。比赛对整个行业产生了很好的激励作用。文物行业不仅需要起引领作用的顶尖人才，也需要有庞大基础和中坚力量。

怎样平衡老手艺和新科技

韦荃（四川博物院原院长）

从这次大赛可以看出，从业者的知识结构正在发生较大变化，传统的师带徒传承制依然存在，但大量高学历人才走进了我们的文物保护修复队伍。

老手艺和新科技，两者各具优势，如何平衡它们在修复中的运用，将各自的优势放大，值得我们去研究和考量。在我看来，将高端科技应用到文物保护当中，更多的是加深我们对文物的认知，准确诊断出文物的病症和病因，指出为什么要这样去修，让我们的修复更有底气。

修复不仅要解决文物的“生存问题”，也需要回答它的价值问题：你是怎么认识这件文物的？怎么判定其价值的？你利用工具把它修复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？因此，本次比赛看上去考验的是手艺，其实更多考验的是理念和综合素养。

对于选手们来说，这不仅仅是比拼，也是一种交流，能够共同提高。对于没有参加比赛的从业者，也能起到引领示范的作用。通过这样一个大赛，展现我们国家文物保护这支队伍整体的精神风貌，让公众对文物保护领域也有新的认识，知道文物保护到底是在做什么，以及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做。

为何提倡“择一事，终一生”

张立方（中国古迹遗址协会学术委员）

文化遗产的传承，不仅是物的传承、技艺的传承，更是工匠精神的传承。作为本次大赛实操比赛的总裁判长之一，我观察到，与往年相比，本次有更多年轻选手参赛。比如木作文物修复，是所有项目中选手平均年龄最大的，但年龄最小的选手也出现在木作，只有19岁，是一名女选手。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信号。

为何提倡“择一事，终一生”？因为文物行业需要不断学习新东西，不断提高自身素养。尤其是古建筑类遗产，面临的情况很复杂，涉及多学科的合作。比如，同样是一块残破的砖，在哪些情况下可以被替换，哪些情况下需要保留下来？因为有些东西即使表面看起来不好，病害很严重，但这个状态本身就是非常有价值的。有的古建筑，按原来的工艺去修缮，可能不符合现在的抗震要求或防火要求，又该怎么办？在修复过程中，我们需要对文物价值有清醒的判断。

文物行业要坐得住冷板凳，如果只是为了谋生，这可能不是一个好的职业，但我相信它一定能带来更多的精神享受。

（以上为本报记者周飞亚、宋豪新采访整理）



本版邮箱：ysbjs@peopledaily.cn

本版责编：王瑨

版式设计：赵偲汝



表现优秀，获得了第一名。这与他长期在田野工作有关。他跟随河北省考古所的雷建红，一直在雄安新区的南阳遗址做聚落考古。南阳遗址是雄安新区境内面积最大、文化内涵丰富的一处遗址，之前在青铜器上发现有“西宫”“左征”“右征”等铭文，专家认为这里应该会有更重要的城址发现。

“有时候我们在历史文献中查到某个地方，资料写得很明确，结果实际考古出来却不尽如人意。但有时又会偶然发现一些重要的东西，带来惊喜。这正是考古最有意思的地方。”“土中找土”，在李蕾眼里充满了别样浪漫，“我一直坚持做自己喜欢的事，没有辜负自己的热爱。”

在他的考古日记里，遗址示意图、探方示意图、每一层的平面图、不同的遗物，都标注得清晰完整。但考古是“遗憾的艺术”，“无论使用什么工具，一旦碰到文物就可能造成损坏。”探方里有几个瓷器，第一个瓷器刮出来时看似完整，但实际上只是残片，不过尚可修复。李蕾以为没有其他文物了，便让师傅继续往下刨。没想到连续3次下去都碰到了文物。“我在记录中如实提到了这些发掘过程中存在的问题。”也许就是这种尽量保持客观的态度，赢得了裁判的赞许。

在探方中，选手们首先要把表面处理干净，判断上一层地层是否已经发掘完毕，同时结合下一层的平面，判断发掘的进度和位置。遗迹会通过土质和土色的不同表现出来，需要选手仔细辨别。虽然大家技能上差别不大，但在细节处理上还是能看出经验。

李蕾在河北省的选拔赛时就

图①②③④⑤分别为第二届全国文物行业职业技能大赛泥瓦作文物修复师、陶瓷文物修复师、金属文物修复师、木作文物修复师、纸张书画文物修复师赛项修复的文物和作品。
图⑥为第二届全国文物行业职业技能大赛户外比赛项目现场。
以上图片均为国家文物局提供